

「向有思想者致敬」

"TRIBUTE TO A THINKER"

回首蕭勤一甲子的藝術之路
Looking Back at Hsiao Chin's 60-Year Art Journey

文 | 吳素琴 圖 | 蕭勤國際文化藝術基金會



蕭勤近照。

2016年3月，為了書寫《逍遙王外傳：側寫蕭勤》而訪談蕭勤時，他說：「如果藝術只為藝術而作，那麼就失去了真正可以永遠存在於觀者內心的永續價值了。」

1956年，21歲的蕭勤，為了學習藝術更高的境界，懷著滿腔熱情出國至西班牙馬德里留學，卻在參觀了馬德里和巴賽隆納的藝術學校之後，對當地學院保守、傳統的教學方式感到失望，毅然從傳統學院式的教育體系走出，堅定地以自己之方式在陌生的國度裡學習。即便離開正常教育體系，在生活上即完全沒有保障，他仍然義無反顧地往自己選定的方向走自己的藝術之路。想不到，他為賺取生活費而為台灣聯合報所寫之「歐洲通訊」的報導，卻因緣際會為台灣打通了輸入歐洲前衛藝術思潮最重要的管道，更替台灣的藝術界開啟了一扇拓寬視野之窗。

本文將梳理蕭勤超過一甲子的藝術之路、檢視他的創作歷程、看他一路走來為學習藝術與他生命裡的所有轉折變化，同時也深入了解這位國際知名藝術家在1960年代所發起的「龐圖國際藝術運動」如何提升了二次大戰後華人抽象藝術家在國際藝術、文化、歷史上的地位與影響力。

蕭勤與二戰後的前衛藝術

2019年英國獨角獸出版社為了出版一本有關蕭勤的書籍，作者特地從倫敦飛來高雄，到蕭勤國際文化藝術基金會採訪蕭勤先生，後續並在基金會協助與授權之下，借重許多重要的文獻資料，終於2020年出版了《蕭勤與龐圖—二戰後前衛藝術的構成》(Hsiao Chin and Punto: Mapping Post-War Avant-Garde)。這是西方的藝術史研



1964年蕭勤於威尼斯。

究學者以專文研究、在西方出版界所出版的主題討論性專書，內容強調蕭勤1960年代致力於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使命性之付出，並印證蕭勤在世界藝術史的重要位置。這些具有重要歷史性的文獻資料是蕭勤國際文化藝術基金會多年來所從事之大量文獻資料歸納整理工作之一。



蕭勤 | 道 墨水、畫布 60×140cm 1961

此書以1960年代蕭勤與卡爾代拉拉(A. Calderara)、吾妻兼治郎(Kenjiro Azuma)的「龐圖國際藝術運動」為核心。收錄了1961至1967年間，蕭勤於歐洲各地及台灣舉辦的13場國際性藝術運動和展覽之文獻紀錄，它完整地呈現了這個在1960年代所發起極具重要性與影響力的第一個中西方文化交流之藝術運動。

如此重要的環節為什麼會長期被忽略掉？最大的原因乃是世界霸權長年由西方世界所主宰，以致戰後華人抽象藝術的世界藝術史及市場上的影響力，直至近年才因中國國力崛起，得以帶動東方藝術與文化市場興盛繁榮之後，東方文化才有了重要的影響力。

而早期蕭勤以及非常具代表性的「龐圖國際藝術運動」在此之前卻不能受到應有的重視，這無疑是對中華文化、亞洲藝術，乃至於世界藝術的一大損失。此書出版之後將能填補世界藝術史所遺漏的空缺，重新將戰後華人抽象藝術帶領至應有的地位，並延續蕭勤60年代致力於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命，更再印證蕭勤在世界藝術史的重要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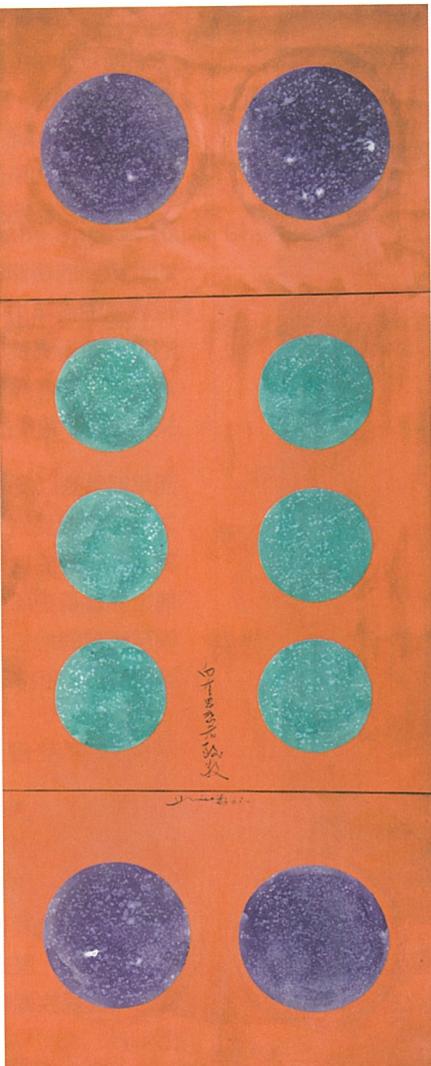
中國道家及禪宗思想

1957年東方畫會在台北第一次展出時，他們對外發表的〈我們的話〉裡就開宗明義地說：「時間從未停止過它的運行，世間的一切都投入在時間中，隨時變化著；人類不停的使用智慧改變著環境，並且生活在繼續改變的環境裡。在縱的方面，歷史指導著現在而開發未來；在橫的方面，各地域或民族團體交往而相互影響，於是形成了人類的進化。」

的確，看看蕭勤如何分析近現代藝術的發展，他在《與藝術的歷史對話》新書裡說：「真正的藝術家永遠是走在時代前面的。19世紀下半葉，梵谷發現日本版畫並受其影響，高更為逃避西方文明而發現及吸收了太平洋土著文化，歐洲的新造型主義、象徵主義及維也納分離主義者都注意到了東方的造型美；二十世紀的立體主義者及其同輩更發現了非洲藝術。第一位融合東西藝術於一身的藤田嗣治於是得以在當時的巴黎派中立足……。這一切，都說明了在創造性的西方近代及現代藝術發展當中，即已道出歐西帝國主義及文化沙文主義的漸趨沒落，代之而起的是地域性文化的國際化。」

藝術家不但應是一個先知先覺的創作者，亦應是一個富有良知和省察力的社會鞭策者及督促者。蕭勤呼籲華人年輕的藝術工作者，要從中國文化精神本位出發，研究中國藝術及思想之各種不同的可行性，嘗試使之在現代藝術各種不同的形式中發揮，創造出具有世界性的中國現代藝術。他更舉例說明「中國藝術造型」和「審美」如何影響著西方：譬如1930年代美國西岸畫家杜皮（Mark Tobey）曾旅行中國並深受中國草書結構美之影響而創

作白色寫象（White Writing），進而影響1940、50年代美國的行動藝術，其中波洛克（Jackson Pollock）自中國的大潑墨取得靈感，克蘭因（Franz Kline）也受中國書法的影響而作黑白色的作品。在歐洲，1930年代瑞士畫家克利（Paul Klee）繪畫的幻境裡加入了中國字式的結構；法國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松（André Masson）及1950年代非形象主義的法國畫家如瑪蒂歐（Georges Mathieu）、蘇拉吉（Pierre Soulages）、戴各代克司（Dogothex）和畫家兼詩人米孝（Henri Michaux）等皆受中國書法的影響。中國道家及禪宗的心靈及精神探討，其淡泊的意境、回歸自然的思想，更為日益不可遏止的消費主義狂瀾之中流砥柱，並在環保主義中得到部分印證。中國道家及禪宗的心靈及精神探討，是蕭勤最遵循的藝術觀念和思維。



蕭勤 | 向有思想者致敬 壓克力、畫布
220×90 cm 1963

龐圖國際藝術運動

1961年在米蘭的蕭勤與義大利畫家卡爾代拉拉、日本雕刻家吾妻兼治郎創辦了影響藝術圈極大的「龐圖國際藝術運動」；在談這個運動之前，必須先談談當時西方的藝壇情況及蕭勤在藝術思想上的轉變。1950年代是歐洲「非形象主義」及美國「行動繪畫」風靡的時期，這個本來充滿生命活力的西方藝術運動，到了1950年代末期時，漸漸淪為毫無控制的感性發洩或技巧遊戲，漸漸失去原有的精神深度。這當然也反映出已蔓延在西方社會裡的消費主義社會之心態危機。

在這同時，蕭勤開始對老莊思想產生濃厚的興趣。老莊思想更直接影響了他的意識型態，讓他在濃厚的西方文化衝擊下，精神上得到和諧及平衡。他的創作也因此而改變。當時，抵制非形象的感性泛濫及走向更深層面精神性追求的藝術家，當然不止蕭勤一個人。在米蘭，他遇到了幾個志同道合的藝術家朋友們，他們就是卡爾代拉拉、吾妻兼治郎。

他們的繪畫理念皆屬於靜觀之精神性繪畫。他與卡爾代拉拉常見面談對藝術創作的想法與理念，往來非常密切。因為當時的主流藝術都屬於較

「本能肉慾性」的表現，與兩人的創

作屬性是有著極大的差異，日久之後在談論之間，兩人談出要邀請理念相近的藝術家成立一個精神性主導靜觀、內省之精神性藝術運動。

當意念成熟後，就決定發起「龐圖國際藝術運動」，在舉辦第一次展覽時，蕭勤邀請李元佳參展，同時也邀請其他各國意念相同或相近的藝術家們參加展覽並發表了卡爾代拉拉所擬的宣言，以推廣他們的理想。「龐圖國際藝術運動」宣言很精簡：「觀念的純粹性及創作的理由，是在於了解在『無限』中之『有限』的條件，其思想的現實性及對生命真諦之領悟。」

「人」即是在無限宇宙中之有限的條件，藝術工作者應是人類的精神先知及其思想的代言者；因此，他對思想的探

討、精神的追求及生命之領悟，應先於他人，才能為人類精神進化盡一份天職。

禪與炁、死亡與重生

1967年蕭勤前往美國，在西方「極限藝術」同時表達的狀況下，發展出一系列「硬邊」作品，以直覺的方式創作，在畫面上建構象徵性的宇宙空間，並置一個足以造成既靜止又力動的生命世界。他形容是發展於一種在絕對的孤獨下形塑而成的絕對堅毅。因為在幾乎沒有文化和歷史縱深的美國生活，是很艱辛的考驗。在「硬邊系列」的作品中更能體會他一路對藝術創作的堅持。

1970年代中期他離開美國，在自我重整、思考之中，畫風轉入了「禪與炁」的階段，從絕對精準、平面的壓克力作品中，重回墨水世界，創作出絕對東方且自在安逸的禪學境界。1980年代初期則開始進入「宇宙風景」階段，畫面中的種種呈現，如「宇宙漩渦」、「陣雨」、「混沌初開」、「彗星」、「新宇宙之誕生」等單元，皆呈現出一種對於宇宙聚散的體悟和詮釋。

但是，生命的轉折非我們能想像，1990年他的女兒Samantha（莎芒妲）意外身亡的悲劇影響他甚鉅。錐心之痛讓他久久無法走出悲傷情懷，然而在極深的痛楚之後，卻讓他頓悟出一切的不幸、死亡，終將「重生」。這清晰的意念產生同時，一股強烈的新能量引導他進入了自覺，讓他「悟」出了生命的永恆性，即是：「生命，以一種方式離開，卻會以不同的方式轉換出現，因為生命的本質在不斷地轉換。」蕭勤因而創作出一系列的作品：《莎芒妲之昇華》、《度大限》、《永恆花園》、《在永久花園的莎芒妲》、《三昧地》、《玄秘的昇華》、《心靈的體現》等，都是在永不絕望的生命思考中頓悟延伸而創作出來。

沒有空間的空間

在訪談蕭勤時，他強調「宇宙的大能量」是其創作中源源不絕的靈感來源，他也解釋並強調「宇宙的大能量」所指的不僅僅只是宇宙中銀河星體運行的造化之力，更強調與人類精神生命相關聯的宇宙之和諧性，以及隱藏於所有有形、無形的生命、物態、文化、宗教中，最深層的所有能與人類運行共生的靈性力量。

位於蕭勤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藝術中心入門處，蕭勤明確告訴來參觀的來賓：「藝術家的生命在於源源不絕的創作。」所以他說：「藝術是一件永恆沒有止境的工作與探索研究，它的道路曲折而永遠走不完；正像這個世界、這個宇宙是永遠走不完一樣。」



蕭勤 | 在永久花園的Samantha—13 壓克力、畫布 160×130cm 1999

蕭勤自己一直夢想著一種「沒有空間的空間」，能打破繪畫的二度空間之平面限制，傳達一種能量，也就是繪畫中一直要傳達的某種強烈訊息，他想要說的是：「人們須在有限的空間中達到一種無限大的能量和探索，在超越時間的非物質世界中去學習、瞭解生命深刻的意涵。而我以笨拙的筆，和原始的色彩，來表達這樣的觀念。」單純，是一種境界，而整個生命就是「無限的學習」。在這些年來，他的畫中雖用更單純的方式呈現，然而，展現的力道卻更為強烈。當觀者在欣賞畫作時，從自身的生命經驗出發，其切入觀看和受到啟發的層面則會各自不同，讓藝術創作擁有各方面的自我體悟，也是因為如此，在蕭勤的認定裡，觀眾與創作者才能彼此共同創造了一個完整的圓。

蕭勤，這位在曲折的藝術探索中始終自我期許日新月異的創作者，至今仍以赤子心懷謳歌這個充滿變動的世界。蕭勤如此說：「這些簡介式的文字帶領著大家一路經歷我超過一甲子的藝術生命。我要感謝的人、事、物太多了，一路走來有眾多守護者陪伴，才能讓我在85歲之後，仍能做我喜愛的藝術創作。宇宙的能量無所不在，我更能明確感知其充沛於內心的喜悅，藝術家的生命存在於他源源不絕的創作。」

* 本文作者吳素琴為蕭勤國際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